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李超無問劍集序

歲往潞佛有驅烏湯剌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

目有睛眉毫鼻吻間鬱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問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逵觀其人皆已朽矣逵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於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賢拜明德夫子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曰先生言俠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猝未可除因而說劍為天大將軍得庚耳余笑

日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巳雄然冐武冠帶長
劍而謁余有吳下諸生普乃始知其江陰文士
李至清也曰業巳去書生爲頭陀去頭陀爲將
軍矣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
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訣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
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異人而知
干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

俱入冶爐中而劍就干將夫妻不能自投斷髮翦指而已今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曰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曰子謂必夫妻而劍耶莊生說天子之劍褁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若然者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列子所稱覩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

人生嘗斬髮而爲僧亦知有不殺人之劍乎僕人者非劍也若吾豫章之劍能干斗柄成敗能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爲生道也因爲問劍答而弁其詩

耳伯麻姑遊詩序

世總爲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蕩人意歡樂舞

躋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于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附痾罷客怨傳綏安謝耳伯遊歷姑詩數葉諷之古漢魏久無屬者耳伯始屬之溶溶英英匆𧾷𤇆有騎蕩遊爽之思可謂足音空谷循後有詩導一章疊疊自言其致亦神

情之論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玡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爲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爲耳伯叙此

學餘園初集序

先王既往而鐘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漢以來至於勝國冠帶之士閭巷之人或鼓或罷或笑或

悲長篇短章鏗鋐寂寥一觸而不可禁禦者皆
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絕而爲此固足以
傳通之以才而潤之以學則其傳滋甚然以今
思之亦其時然也悲夫今之人得而爲昔之人
與吾裦且敝年十五師徐子弼二十友帥惟審
講古今文字聲歌之學至於今可謂劬矣觀歷
遊處感發而攄懷亦不爲少然反覆自循終無

可自好爲成者以吾之情不減昔人將才與學不能有加於今之人也與托末契於後人乎將老而爲客遂有毛伯丘君頗致此道蓋其去諸生成進士也財一期以餘有慈氏之喪歸而除一園以居也殆半期耳而總其長賦已成四五詩凡百篇他文字稱是嗟夫風煙草樹山川愉慍之情行者居者各得而習之至若其鋪張摛

抉特物之精熒人生之要妙盡取而奏其情之所得至者雖學士大夫或拄口噤舌而不能吐一字丘君乃能出其數千萬言縱橫流離磊砢層集無不如志比其成也曾幾何年幾何時而學餘園初集固已風馳於天下矣夫以予之晚悟而早衰無所可至以天下學士大夫所不敢易爲鋪抉者而毛伯君獨能爲之將其才與學

有異與一觸而不可禁禦者與然則予有不遜而托焉者與荅君與予友人鍾陵李乃始皆吾家霍林公前後所造士迺始之於斯道也久其所師友又畧與予同其亦有悲於予言也夫

太學同遊記叙

今上八年吾師四明戴公寔臨太學公誕乾坤之郁秀山淵之氣仁義中和粹其躬詩書弦勺

藻其物意念良洿典屬甚遠八表之士靡不褁糧負笈蹤屣摩袪爭來太學至若行綴之曉授書之晨僬蹌焉聶噎焉退則連袂而趨比肩而誦者真若雲鴈之儀霄雷鼓之響沛也是時偕計之哲同遊者得若干人越蜀荆吳俱江漢之靈釆周韓陳蔡有汝頴之風流煌煌濟濟藹藹雍雍殆庶不足容其德抑末不足儷其文語諳

則德在其間事事則政乎何有八分四科之目

士遠百行之疵俱吾所願從游瞻依大聖者也

嘻哉委遲不如縟幹與彫花形照投榮有適文

簡與隈落殊隕非所語於蘭言庶以明於莅淺

夫聲應則有敬羣之樂迹遠則有睽孤之疑同

人者匹以鶺鴒猷自者憐其夔兒愆儀貴其攸

攝儒行徵其流言至若偏其反而緩急時有載

其半矣仁義何常故有急難之嘆奔丞之交西
河夫子慊其離索東漢諸君隆其濟挹厥有由
也夫高惠神求猶云尚寐旦輒遠迭曾爲未識
然且究變酬懷徊皇就義況乃負墻於一師管
道而同術鄗養者蒸然接爨學市者闐然讓售
斯其槩歟何止夢寐之遊冥邈之寄而已乎然
或枯生不殊於炭燥濕曾不如銅忘情舊谷之

鶯媚好新莽之鹿靜處則不如友生時務則或
爲小忿致有奪符之恨絕無班荆之救雖復齒
爲諸昆何異路人乎若乃御同門以妬眞緣豪
征而進否亦非太學蒸櫄之意戴公提拂之心
也二者諸昆何有焉若如僕者或語或默載沉
載浮未能純經式訓將恐如孔子之斱觚也然
遊太學至久師董余公吳周公次師鄭許公豫

章張公俱提上聖之姿立弘獎之教維時人士
波湧然無記牒久而遺忘固人情也身自不然
毋送抱於風塵或興懷於月品金陵方岳璧水
圜橋前與三萬人遊衍其間至今緬挹未或能
忘閱人為世斷成撫心也諸昆今日疏列同遊
里氏豈不善哉各勗清時無忘戴公是為序

原夫雲書皎判開玉牒之册奎璇發采繚玄扈之文遂蹫繩契競寫編謨上起三王直誥下底百國春秋肇表天符撰雜人理徵存會泯徒湊緬邈之思而已蓋自皇羲帝嬌王煩伯瘠緣是影支離於多迹聲咬嘵於不轂弘道君子閔其若斯厥有史僧厥周藏之浮蕪滯秦關而强著明竅妙生死之徒兵政王侯之决百有餘年通

靈闡繹仲尼年十七歲即授此言布衣養徒衆三千問答增損成其述作至天道與性終不得聞也兩者絜之象帝之經特筌靈杳素王所說務存乎睞嗣是而作分總兩流矣然皆𥟖疾不倫形影相難弟儒兄墨能無憮然歟我明二周子連軒太志比作二書一日蜩笑一日何之畔大地之清輿抉死生之靈詭拔玄釋之義根綜

斯人之條貫評往則死者有知徵來則聖人復起人位並美必傳無疑功德與斯兼言不朽盛哉是時長公尚璽南都忘年大學授而序之余素無老子之恍忽兼乏孔子之中庸不在能言之科猶標著作之意千秋讀二八之書者庶亦明余是爲序

儀部郎蔔楊德夫詩序

錫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育德鬱叢之區
耀穎峩眉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
掞藻天漢騰輝日匝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都之
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涼年歇歲
首夏兼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
羣公飲餞遊于河梁寫離别之奇聲兗登臨之
遠致他若應眞東遊雲氣西徃懷仙緬笠一類有

玄言沉靈激韻靡非濤囀吾友帥機最愛上林

甘泉洞簫諸賦嘗曰蜀有楊君世不減風流矣

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蹈正砥志雲屯乘

潛而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

技楊君之業豈不在玆楊君有言相如惑於玄

龍吾家子雲濡於紫蜺子淵隱於碧影他雖有

技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楊君之趣矣然其搦

管才情並詰亦安可不傳也余輭弱之資與磨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倩途希覯之品焉得咏淵作敬敘而歸之梓矣

吳越史纂序

赤城劉生集春秋吳越事爲書甚具而敘以意相羅引甚嚴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之際兵之所系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

輕泰伯虞仲被髮夈藏斷𣂪制人恱之因以爲
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
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
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㑹極不一姓然大
勢可槪矣晉遷大而疾亡經無關河延傳重靜
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與泰伯兄弟三讓至德其
後闔閭等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

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
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抉子胥之目而食吳王之
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入王而氐羌入氣常緜
也地勢吳為喉越為尾為國則必相圖此亦延
陵季子王子搜所以不願為君耳范大夫似有
道術存吳而去亦未為不存越也因生有奇漫
而及此知我者其亡云然耶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册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將至於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庾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於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

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日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

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卒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用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爾皆意念深毅經略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竝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慨而追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

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將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葢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盡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

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慕玉而
巳哉予志而悲志之弗以告後之將將者

春秋輯畧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吾師明德先生
時提仁孝之緒可以動天融融熙熙令人藹焉
有以自興春秋末之有詳也桓文之事仲尼之
門無道者春秋時有褒貶非所雅言杜君與予

同師其於春秋也有師授耶春秋一孝經也孝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庶人皆爲分明其孝曰資孝以事君而敬同春秋多嚴君之義周公以父配天孔子以王係天所謂其敬同諸侯卿大夫有尊君不忠者非孝也五刑之屬三千無大於不孝者春秋其刑書與蓋至孟子以幾希別人於禽獸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叙君子存

之者至君子之學五世而斬五世者有虞氏三
王孔子也孔子存幾希之些全在春秋故又曰
春秋蓋性之書也君子存之天下有孝子忠臣
庶民去之天下有亂臣賊子亂賊興而小人之
澤亦斬矣得春秋爲之懼而澤存得孟子辯無
父無君者爲禽獸而春秋之義益存忠孝同春
秋一孝經也安見明德先生言孝經非即言春

秋與乾則雲行坤則履霜氣一而已杜君春秋分隷五倫終以天應近於志氣交動之說其於先師仁孝動天之旨不遠吾有取焉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於言誠不能無慨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傀瑰曲折者大氐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

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屬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　國初大儒爨門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

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稗襍以是爲可傳覩其中所謂反覆而應嚮者尚多有之亂而靡縕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

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爲有起衰振溺功王
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長此安極
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剤量二公爲法已久不可
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淹
於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豕往路起
唐虞以來至勝國放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
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

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爲文對奏志序記牘歌咏引繩步尺取裵厥體剌溢者勢而延豫者倩叩切者聲而流菑者致賅此五者故幅裕而藴深公之所以爲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木淵鉅足以滋濵文貎而鶡首祝融爲火雖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欠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如蘭一集序

詩乎機與禪言通趣與遊道合禪在根塵之外遊在倫黨之中要皆以若有若無爲美通乎此者風雅之事可得而言余宦遊倦而禪寂意多漸致枯槁于四方人士所作時一適諧弗好也而東莞鍾君宗望遊越中來臨偶以所自爲詩質焉殆雅與遊道合者凡遊遊于聲實之際而

止宗莖秀千才常爲廣州請文學冠以其先人
樂華君起名進士出館閣能讀父書足可優游
待舉駿此長遊者何也將江隨閩人士多其家
門生義故公子徵以是游耶其友師生從升從
龍知之曰今宗蓀之游若爾則世之游閒公子
耳似殆有不然者其爲人貌沉而氣疎幽然頹
然好欲與天下山川人物相駘蕩當其所愜布

衣蝦菜可以衷猶蔵時其所不欲非可餌而止也盖宗臺之見趣有殊絶世之聲實者子聞而嘆曰深于遊道也乎詩道也悟言一室之內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歸通之若有若無都無遲疾欣厭之累於以眷節懐交必有不推排而齊一雕飾而秀者南中之美何必翡翠明珠玆且以巴丘小華山有王子晉笙鶴遺跡

欣然慕之此其爲詩與遊也殆益僊僊矣

讀漕撫小草序

漕撫關中李公道甫初以東南海警開府維揚海波澄謐而稅使乃始稱詔橫亂徐沭吳揚之間皆公履也其爲更戮甚大非迅鬬所支公能以筆畧口舌動　主上懸者嗜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咪而天下之要眷處也五方之

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爲命歌謠耕壄此亦
足以挫厄乘流發決英雄之氣矣當是時公亦
欲以微罪去臯朝爭之　天子若爲不得已者
而盡其用居之淮筦天下金粟之運所上下疏
奏教答委積至若干卷盡政成而思其所嘗遊
建於余以相示也受而讀之大者力斎其身號
怒戲笑與中貴人相橫決爭數千里之民命貧

者從者可以復業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亂可以止所謂　社稷之力臣也夫功有所自成而力有所自積小夫倰臣之徒其於天下事潰敗無足論者蓋亦時有有力人矣與之扛千鈞之與探豺虎之穴旋轉噴薄而無偏使之提細物抵蜂蠆或反倉卒顛破螫觸而無當何也以為其力無所用之也夫力豈有異哉用之則大可

則全不用之小可以敗用世之力亦何以異此
公疏奏文檄中大者所謂舉鈞石而當猛鷙爲噬
喝示武噫噦示闕英雄之槩有固然者至其所
爲繩墨吏士罰笞以上未嘗不親極其微渺出
入之情而誚責所治於罷士細人拊循收恤無
有二也孝敬中行之理時取以生其善而滅其
詭單語微詞皆有法則氣盤而味乎此有力之

士所爲常器小盩無所屑意者然則公之用力於世者豈有餘哉教義刑名不爲小而河渠盜賊不爲大公所以收百萬士民之心起百十吏士之氣而感動 天子擊折亂倖至十疏以去而驕朝爭之 天子終不聽公去更以爲重者豈非力之有所積而功之有所成哉自臯陶言九德之行曰亂而恭剛而塞恭固可以治亂而塞

余數日行予之言其亦可以宗矣因取而書之岳陽諸王籍之首

義壘齋近稿序

凡爲文苟有精力志意之士咸欲有以傳其人傳其人而不有以出乎人雖窮歲年謝歡昵疲形焦思以文之猶弗傳也故士之有所爲于此者必皆以出乎人爲心然而環視天下之爲此

者亦衆矣其材力其志意翩翩焉兀兀焉捷疾而爭高巧質之相乘玄思之相傾卒未能有所出也嗟夫古文詞不可作矣今之爲學士本業者而欲有所出乎人其亦且奈何哉雖然就其相乘相傾之處而盡謂其無所出乎人則是世無人也何也舉天下之士奉其材力志意而畢爭於此然則今之世所爲出乎人而庶幾有傳

焉者其亦可得而槩矣葢余所聞見天下士時日有之屬者得石首王生天根來與起居浹旬視其材力志意超然濬然歸於大雅吾里居十數年未嘗見士如此其達者推古昔傳余少壯所涉貧病衰落皆巳忘去生時時爲我舉誦本末慷慨流連之際至不容聲與論詩歌曲度能悟發于音外之音致中之致至於今昔賢豪進

退之故亦能舉其形勢而覈其淺深蓋生於荆
爲堅娃世多達人而身復明裕遊好全楚高流
無不爲生握手者天祿承明何地顧不宜早有
此人哉閲三十而未仕于昔人爲早以生之達
而倍于今亦可謂之遲遇矣天下士惟無材力
志意而止耳有之則常泛濫於無爲而遷延其
本業若然者亦非世之所得而遇也生得微類

是與乃大有不然者生告我曰其雜也須而擯

家君教以自成其文無所取故常為作必奮切

鼓蕩絕人而後措一語友生譏之曰此豈以傳

者耶冠而病殆死起而曰吾知之矣自有此技

以來精奇恢詭之作宜與古風雅並傳何得偏

心自智而不一縱觀旁薄今昔乎乃誓以十年

之力收拾導擇證掃批摘彙之如品唐詩者凡

得文藝篇嘗其時兄弟三四人坐一小閣中分
櫺而閱之繫垣而讀凡再月一朝嚴君至齋者
數焉而乃得其所以為文試一題至累日不能
下迋然若有遺瞶然若有忘若此者之於本業
也亦可謂窮歲年謝歡昵疲形焦思以為之者
矣而近得文若干首此若干首者知其于世所
為復何如也余聞而悲之亟取視焉文雖不多

而一篇之中斷續起伏流變處常有光怪其所欲言則反覆痛道詳麗轉致若與曉人良所期下傾盡其所懷而常若有所不盡其所不欲言則衍紊掩抑參戾稽詰如與陳人道中菸蒼數語而意態常在所言之外此其中倘亦音外之音致中之致與非有十年之力銷鎔萬篇宜不及此余樂之甚錄示兒開遠等而稍爲點其煩

長者得九十餘齊傳之咲夫生蓋有所由於人也乎

朱懋忠制義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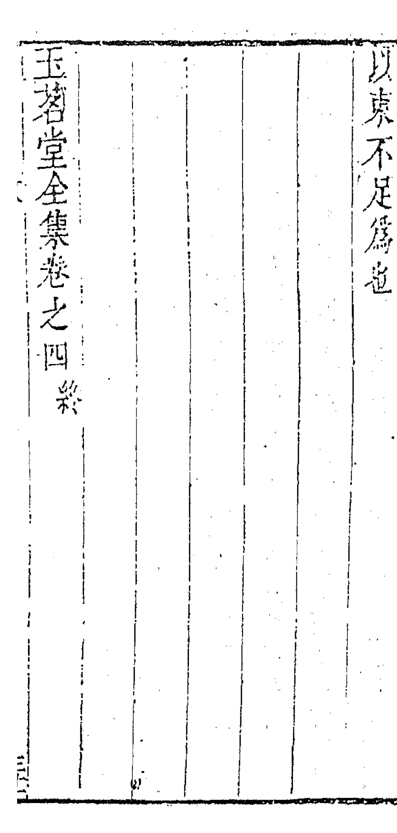
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三千人涉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聯膠

而不敢正視然竟以賤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技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矣陵一步窺長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也天下文章有類乎是莽莽者氣乎旋旋者機乎莊生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天下有中氣有畸氣中主要而難見畸挈激而易行氣與機相輔相軋以出天下事舉可得而議也吾以為

二者莫先乎養氣養氣有二子曰智者動仁者靜仁者樂山而智者樂水故有以靜養氣者規䂓環室之中囘囘寸管之內如所云胎息踵息云者此其人心深而思完機寂而轉發爲文章如山嶽之凝正雖川流必渟滀也故曰仁者之見有以動養其氣者泠泠物化之間亹亹事業之際所謂鼓之舞之云者此其人心鍊而思精

機照而疾發爲文章如水波之淵沛雖山立必陂陁也故曰智者之見二者皆足以吐納性情通極天下之變下此百姓文章耳蓋日用飲食而未嘗知爲者也余與懋忠尊人景岳先生學同校官同地最久懋忠因時時過而論藝焉殆數年于茲矣未嘗不以氣機二字相屬而近讀其所奏文章三十篇則兩者俱來矣勃律辟僻

其高華之執也天紹汪洸其長廣之思也捷疾
倏爍不傷于法增積委磊不傷于神殆乂于山
水動靜之意而庶幾焉者歟忠爲我言曰生意
所欲爲固不止是時時讀書爲人間事所廢不
然殆有進而可以當先生者然則生之所以養
氣發機者得微有偏智之累乎雖然持此三十
篇者正正堂堂與天下習詩之士爭壽而毋江



以肅不足爲也

玉磵堂全集卷之四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翻大藏經敘

大藏經乃迦葉尊者文殊大智闡昧詮文紐玄撰極蒼晶佇其淵色眷屬眄其檀度所以拯援根蒙圓明覈幻者自周昭掩宿而後莫與倫乘

矣象帝標玄寂之觀似已涉其空實素王開貫
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則縱而荒寛儒則拘
而務守明處者傷華辯之雕守殘者慮小言之
破由斯以則殆邈絶於西音矣是以辯法空之
所抵則形識俱遺屬一多之所冥斯性塵並昏
若乃波想者莫睦領杭影而屛遲熱愛者焚和
溺涼雲而已後故旋因慧業非竟證之所圓細

滑聲香非等覩之所外至如報身六道本屬未
來解難千聲寧容勿怖良以惡趣易淪身器難
拔是用垂心巧趣畧影神通緣廣行而立方非
至人之通喻也玆理虧蘊泯無印擊南北二都
聞啟玄集等趣諷論曉不搴翳旋為疑法悟不
真修增名依佛中土巳爾況在遐徼今罽法師
其體西方之秀氣發南贍之勝心出身許道化

物爲宗倡自蠶叢來歸龍藏過明月之峽則戒
景夜淨虔神雲之觀而空華曉廓振策與井之
區北從玄楞之次泛猶川如淨海販翠危若平
道往返如斯徃笈無恙盋亦諸天冥贊龍神合
擁靈契如斯顯闡矣實賴復城楊公江漢育其
英淵大堤資其玄量淚心不二鎔想第一前現
宰終而試諭今托郎潰而精進感彼西來之意

都無上慢之心并力經營乎標青格䖏儀功行可為讃嘆者矣如某者能轉迹於區埃實韜懷於月相流慈善友非今日矣丙子朱明謬繙經於長干故寺巳卯玄朔忝升座於清凉勝墟今巳剪情嚴律含識無學間以微言相約不欲雄機接辯矣偶鑿任僧之勤苦奉楊公之弘施復為䟦揚首義於多寶之窟耶抽寸珠香藥之林

仍念片葉辰西方大衆啟軸知歸獲以嗣宣闕

韻普餐力味龜城淨爲鹿苑䖏肴升爲鷲嶺非

弘願與至於單繹是正廣繕别本使四部㳇流

三災不壞是在善緣引領禪悅

五燈會元序

達磨西來搘滅文字五燈出文字復爲祟矣大

都此方教體是伊聲聞而支那傳心文爲結習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能道人得法黃梅初心
亦用金剛訶證入文字亦何負於此方哉慧經
其能道人後身耶誕生時已感經聲而來啟悟
便從應無所住而入及其了徹乃證入杉山不
思議境夫杉山馬駒下人始終證悟與曹溪若
合符節其爲能道人再來無疑刋五燈會元嘉
惠承學用熟來因耳莊語火傳佛心燈傳燈燈

相度今之爲燈光者非昔之爲燈光者也而其
爲燈明一也向使佛心可傳則三藏亦足如不
可傳文字不乃爲𥚃耶甞謂迦葉拈花別開一
路持衣示信祇因此土文習業深因緣依文不
捨故其孖葉兒孫惟用一翻字法門掃除文障
直指心地法門其於文字葢亦無幾矣而見色
聞聲見聞爲倚至臨濟棒喝一施生死本除故

目無始刼來生死本疑人與作本來身既已爇
穴焚巢豈非祖家一快而在慧一放真贋轉紛
不得已分其正偏別其賓主用寶珠而酬王子
以茅土而賞勳臣嫡庶之分既嚴真偽之差始
現則雲門法眼之苦心而曹洞以來不失之家
法也若如偽仰父子默相措授以忠國師三十
六字傳心其事頗漢唐之讓秦璽實乃周孔之

守義盡耳既使文字之徒無處任足亦令棒喝之流無從下口而獅乳醍醐始不為馬駱牛漿瀾立法至此辯統益嚴究其指歸要不過一直指心地法門而已故曰五燈支子不過用一翻字法門即有强項魔王癡心調達跳出五燈之外不殊一鼓之弄琵琶乃知文學盛則律嚴律嚴利用解故有契北之街頭必林之酒肆解慧

學盡而解復狂解狂利用肅故有神光之定業
神秀之北宗嗚呼解之何心肅之又何心則釋
迦支吾當塲弄醜達磨使倆魔魅兒孫南北二
宗可會其元直向文字堆中飩穿故紙渓山頂
上坐破蒲團亦與契北示現之一燈明耳經之
言曰宗服不明非爲究竟後有閱五燈會元得
其眼者乎慧經之報佛恩不虚矣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

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述之以傳註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瀚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為諸生困未斂蓬蹈蹬出沒于校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匈腹無所厭餘耳目旣寄手足必蹇

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
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孝童者五歲
遍受五經十歲洛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
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
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下
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
西遊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殽脊喉顏

處也英雄之所躚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諮心神紆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尊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發爲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佇也身復發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爲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

甚充顔色甚悅綴焉若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焉

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作翕作辟如崩如輿不可

迫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

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

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

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旣以

當塗令高第爲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骨

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六越名天下而
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懐夫季重固已
讀書矣凡爲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耶
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攬秀樓文選序

嘉靖後二十年中南州文學士輩出司文命
者又雅意臨視之精其教而美其食士各偉學

通遠自好文無慮數十家名公卿郎吏二千石
賢豪好修之士多在焉易同人而後大又曰大
而後可覩此一時也後稍教養衰替士各爲學
而陳鄧二公自以制舉義爲天下第一陳公猶
有他文字十數篇鄧公獨傳試春官七義耳開
之鄧公多閉閣自證其理理爲適物或同學而
求或獨造而致大于材而正于品固無異也嗣

是南州數君子相與講習其風不絕余每如適門前後旅進就業者往往而是會攬疹擇中其盛積文字三百首登覽餘閑時爲裁定點正秦同而大大而可觀又將有在于此夫豫章多美才江湖之濵無不猥大常然矣顧其中有負薪乘之器而連卷離奇有備百物之宜而爛熳歷落總之各效其品之所異無失于法之所同耳

巳况吾江以西固名理地也故眞有才者原皆以定常適法以盡變常不定不可以定品變不盡不可以盡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必狂狷者矣語之子文狷者精約儼厲好亚務潔持斤捉引不失繩墨士則雅焉然予所喜乃多進取者其爲文類高廣而明秀疏爽而蒼淵在聖門則

曾點之牢賁子張之輝光于天人之際性命之
微莫不有所竊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無詭于
型無羨于幅幾幾然渢渢然諧于方內未知其
何如耍意才品所具若茲于先正所爲同而求
獨而致者或不至遠甚各公卿郎吏賢豪好修
之士時而試天下第一者將有在與嘻此諸君
子所自爲豈世目所得定也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與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

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畧施數筆形像
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
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
毛伯選海内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
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
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
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

古宕之氣僃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

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

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張元長嘘雲軒文字序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爲伎巧文章

竟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爲者則乃其性少

靈者與老師云性近而習遠今之爲士者習爲

試墨之文久之無往而非墨也猶之爲詞臣者習爲試程久之無往而非程也寧作制舉之文令勉强爲古文詞詩歌亦無往而非墨程也者則豈習是者必無靈性與何離其習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習則必有所有餘而不鮮故不足陳也猶將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餘年間而天下始好爲

才士之文然恒爲世所疑與曰烏用是决裂爲文故有體嗟誰謂文無體耶觀物之動者自龍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爲龍耳近吳之文得爲龍者二龍有醇灝豐　雲氣從瀚鬱而與幽𩶱橫薄不可窮施者錢受之之文也有英秀蜿蜒雲氣從之夭嬌而舒澄深傾洗不可測執者張元長之文也受之之

文已貴獨元長廢然家居尚未有貴而獨行之者山東王公又新爲常郡理得其文愛重之馳以示予讀之既嘆曰所爲文目天下之至襍而不可厭也出入元長指吻間而天地古今人理物情之變幾盡大小隱顯開塞斷續徑延而行離致獨絕咸以成乎自然讀之者若疑若忘恍然與之同情矣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則元長不

嘗試爲墨程習乎曰彼以靈性習之者也度其十餘年中習氣殆盡故伎巧至于斯善乎王公題其文曰嘘雲言嘘氣成雲也龍也龍何習哉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

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挈戾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於一時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

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於微眇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詞以立意爲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嶄然而可喜蓋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刲𢭏案衍固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蓋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於大

道善爲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爲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爲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爲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爲率天下士哉顧士有所謂奇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汪閶夫制義序

說者云舒櫻寧實蚤慧其家司馬故晦之以神
其事夫以櫻寧之大對其櫻古昔切時世有學
究老吏所不能說者良不妄以予所聞汪閣夫
何年少而多奇也其爲文奇肆橫出頫豎獨絕
旁薄而前天下莫能當聞其家太史故欲爲晦
閣扃之深室眞書數萬卷絕不通賓客度非太
史不能成閣夫矣雖然閣夫之光故自難掩買

生弱冠吳河南舉秀上閤王僧虔猶齡表司徒
望風推服世息無吳表耳此道殳不能絜其子
亦安能闊其子耶風胡之治劍也百辟而成之
秘不以示人而鋒芒駭絕廼至于斗截彗飛鳴
吳出楚其秘之久也玉人之攻玉也百琢而成
之不示人以璞而精華流炫廼至鼂采宵光城
秦國號其藏之久也閤夫之秘藏久矣太史可

出以示人矣

陽秋館詩賦選序

夫有盡者生之所資無盡者性之所愜居室饘籍所以資生山水咏述所以愜性滞所資之役遺所愜之契則謂之世人盡所愜之期遺所生之累則謂之出世人兩人皆殉而趣度杳絕聲音粗妙亦隨以參差易了耳隱世人之迹明世

外之心托居室于山水涯偏籍爲咏述凡夫瀟篩之具代耕之物就之則羊蹔可厭棄之則鷄肋可惜殆身和就疑志或躍憤惰有午爵撓漏射精發越于興居思沉廻乎往復若援曲匏而嗢噱洞疎琴而切造補破宮商之內逸潯羽角之際自各一家足稱高士集者則吾允帥惟審耳惟審成童舉于鄉逾壯始成進士除縣長不

拜掌故汝寧還太學正主虞部事乞南至膳部
郎滿歲出守思南謫分鹺於越量移鄞郡丞復
拜南比部郎引病自免君慧敏純固特于討論
一路睽緣操結亦復好之下帷佔畢至忘馬色
行路思惟或墜坑塹博物精理代欲寡貳加以
嘆世嫉古長想遠思口不談阿堵之事手不瓿
琉璃之罍罄鑾兼絕枕席鉛槧翩名理則至恭

志食啟時勢則白日欲寢既以遊宦曲折感槩遂多小楊墨而無譏非湯武而不顧阮嗣宗憂東平土風張思光嘉晉平間外然而金張廝托年事漸往衡泌稍葺粮藥粗立哀樂之外無復措意先有集若干卷龍蛇在歲彼病息夏會予歸自嶺海謂曰千秋誰知定吾文者可謂知言余集子其定之乃為正定若干卷君復閉戶請

削減前十二三稿就而卒卒後十年桐城劉君
燕及寶來弦歌茲暇欽企蕣德命刻以傳因爲
論之江湖以西柴桑令友顏謝之間當改革之
運委志不仕義取素貲和澹蕭遠固其獨致而
思南君性寄凝簡運直休泰散郎荒牧雅足流
蒞資生愜性不至睽裂故可以吐朝市而納星
壤憎寒暑而便清燠年德轉升望實彌定深穰

君求我於僻劇譚適君矣袖出一篇投淚而視余曰此先子司空大夫之什也不敢以行於世敢以藏諸宗當爲令而梓之君爲言其首余讀一再過嘆語之曰余見今人之詩種有幾淸者病無有者病濁非有者之必濁其所有者濁也杜子美不能爲淸况今之人李白淸而傷無余嘗爲友人分訴而作詞因知大雅之卞崇于工

律南方之曲抑北調而齊之律象也曾不如中
原長調庬庬隱隱淙淙泠泠得暢其才情故善
賦者以古詩爲餘善古詩者以律詩爲餘君之
先子唐人笋也然宦遊酬對多爲律詩所以芳
華徵吐藻實猶蘊大抵擬工于杜而清勝之其
孟浩然劉長卿之亞也嘗亦有從聞詩者歟君
愀然曰受大父教因出其大父自谷先生之誦

餘讀騷經爲閨賦者也又經與莫旁晉源先生
沉繹古學詩思醇深余嘆曰靈根濬源司空大
夫上有父下有子子爲人復端亮而仁孝大夫
爲不亡君案欷而謝曰子之言可以引矣徐生
出門余復謝客

金竺山房詩序

詩者風而已矣或曰風者物所以相移亦物所

自足有不可得而移者十三國之風釆而爲詩
紓促鄙秀澹縟夷隘各以所從星氣有直水土
有此宫商之民不得輕而徵羽明條之地不得
垂而間莫此儀所以南操而鳥所以莊吟也江
以西有詩而吳人厭其理致吳有詩江以西厭
其風流予謂此兩者好而不可厭亦各其風然
不可強而輕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風是以有行

于天下若夫金右辰之詩有不止一其風雨燕
雨者以寃焉唐貞元以後言詩而相遜㡌李杜
止爾予觀右辰才氣渟積嵂崒瑰瑋延衍㦖然
其大而不可以細視也又兀乎其奇而不敢以
正視也想其含吐揮設之際思緒興奇雲湧而
興飈發而成如萬竅條厲倐濟騷騷而于于如
屠坦一日解十二牛四顧潚志誠有隴西不足

爲其輕少陵不足爲其重者嘗戲之曰永新山川幾許而嘗有生生曰某非永新而已也而來吳大鄣嘻吁其知之矣新安者江吳之集而永新者江楚之交其地脉精采射越當乎右辰故其詩旁魄憤發幽繚致屬則大鄣之氣也標貫玄微該驗條傳則又非若吳人之風露自賞者兩者之風較然粲然矣得一爲美好而況其兼

焉而不專者乎客曰生之詩直寄焉已耳生嘗
涉天下經制之事好與大人先生相傲倪夜半
醉卧或竟日抵掌與語星歷氣候山林兵策河
渠圖府方技稗說旁以玄釋辯如決河中如射
覆大人先生卒當之口挂不能窮也其大且奇
如此然生故遠千里而與我書曰身爲掌故弟
子不宜越俎而議風雅夫風雅正弟子事兼深

詰邁出且退然若斯則其與大人先生譚開濟厄塞諸大畧豈可易測識者耶孟子言尚論者誦其詩知其人生非詩而已也因如其人以序之云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江左王氏世濟其美於明則王氏顯於齊安齊安在江北然故江東地也穉欽太史崛起武廟

時以節義文章雄長一時子聲繼之子雲其再從弟也造物之與於人也多所惜厚之花者斬其實傳之翼者兩其足稚欽以異材自顯幸乃讀中秘書詎擯斥以歿子聲不爲不蚤達竟終臨漳令不究其施故王氏之聲怨而多思其節婉以悲殆與騷近有風人小雅之意焉怨而無誹悲而無傷子雲之聲何其多怨也語云士不

窮愁不能著書天亦窮子雲以發其聲吾聞其宗有行父厚之叔芳皆能世其家學宗之窮愁爲甚王氏何多材哉英英然追江左矣一家之中挾江漢湘蟸而起者後先六七人其取於造物多矣造物婟之固宜

玉茗堂全集卷之五終